

天堂简史

天堂概念与西方文化之探究

粤月地集匀登辑增集匀集增社

[英]麦克格拉思 著

高民贵 陈晓霞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译者序	(员)
第一章 新耶路撒冷城	(员)
形象与基督教信仰	(圆)
《旧约》中的耶路撒冷城	(远)
《新约》中的耶路撒冷城	(怨)
希波城的圣奥古斯丁	(员)
天上之城与中世纪的灵性	(员)
《珍珠》与新耶路撒冷城	(圆)
约翰·班扬与天上之城	(圆)
天上的形体	(猿)
第二章 乐园式的天堂	(猿)
对伊甸园的追求	(猿)
《圣经》里的乐园	(源)
初期教会的乐园观	(源)
千禧年乐园	(源)
中世纪的乐园观	(缘)
但丁的《神曲》	(缘)

乐园与封闭式花园	(126)
天堂——重建的伊甸园	(128)
第三章 打开天堂的大门:救赎与乐园	(130)
得胜的基督	(130)
作为英雄的基督	(132)
踏平地狱的基督	(134)
救主基督:赎罪的满足	(136)
爱人的基督:救赎点燃爱火	(138)
救赎的体制化:教会作为通往天堂之路	(140)
救赎的个人化:个人信心作为通往天堂之路	(142)
第四章 天堂路标:超越的标志	(144)
大自然启示天堂	(144)
爱的升华与天堂的启示	(146)
对天堂的体验和思考:赫伯特与特拉赫恩	(148)
作为天堂路标的大自然: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	(150)
渴望天堂:约翰·弥尔顿	(152)
第五章 天堂的抚慰	(154)
天堂里的亲人团聚:早期罗马基督教	(154)
天堂——与上帝面对面的地方	(156)
天堂是个梦:费尔巴哈、马克思与弗洛伊德	(158)
天堂:与所爱之人相聚的地方	(160)
美国黑人灵歌	(162)
第六章 旅途终点:天堂——信仰生活的目标	(164)
灵性	(166)

对天堂的盼望 :神学的基础	(猿苑)
呼吁敬拜 :在地如天	(猿怨)
天国筵席	(猿员)
奔向应许之地	(猿猿)
告别流浪 重返故乡	(猿苑)
与上帝面对面	(猿圆)
索 引	(猿苑)

译者序

天堂，何等遥远而又吸引人的概念！我们或许没有亲自去过，或许没有证据证明其真实性，但是却往往在内心深处允许自己去想象，去幻想，甚至去期盼。

记得有一位基督徒作家曾经说过：“天堂是什么样子的？你大可以穷尽自己所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设想和猜测。对于一些人来说，天堂意味着有衣有食，不必再沿街乞讨；对于一些人来说，天堂意味着与自己所爱的人永远同在而不必分离；对于一些人来说，那里充满了安宁和稳妥；对于一些人来说，那里不再有疾病和债务。尽力去想吧！但是，当真正到达天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失败者’”（~~译自赠卷附释~~）。是的，我们的想象力固然丰富奇异，但是天堂或许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发现我们都失败了，因为我们猜得都不准确，但是我们又都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所处的天堂比我们想象中最好的环境美妙得多。

不管是满腹经纶的鸿儒大家，还是才疏学浅的白丁草根，对于天堂却都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西方文化更是以天堂作为其不可或缺的因素。纵观西方历史、文化之长河，与天堂有关的诗歌更是不胜枚举。从奥古斯丁到

托马斯·阿奎那,从约翰·弥尔顿到约翰·班扬,从但丁到乔叟,从乔治·赫伯特到约翰·邓恩,从弗洛伊德到悦爱媛刘易斯,作者带领我们从古至今将西方文化、文学史游历了一遍。作者麦格拉斯(粤译)学识渊博,博学广识,旁征博引,却又深入浅出。身为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院长,麦格拉斯在英国思想界和历史神学界享有盛誉。

作者在本书中向读者们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于天堂概念的不同诠释和表达方式。其中有众所周知的思想大家,也有鲜为人知的诗人墨客。对于不同流派思想的陈述做到了客观真实,而又对各种思想学说的成因作出了深刻的探究。实为研究西方文化、文学的绝好教材。书中尤其提及了众多非主流的学者、诗人的观点及作品赏析,帮助我们脱离固守成规的研究格局,使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西方文学史,犹如沉寂的湖面注入一股活水,又如沉闷的雷雨过后开窗引进的清新空气。

译者接到本书的翻译任务之后,心中既欢喜,又忐忑。有机会将麦格拉斯这位备受尊重的学者的作品介绍给汉语读者,实乃荣幸之至。然而,大师深入浅出的阐述,旁征博引的赏析,其炉火纯青之功力绝非我辈所能驾驭——唯恐毁了大师名声。

大半年的翻译过程中,既辛苦,又欣慰。这大半年的时间见证了众人的团队合作精神,也见证了我和爱妻王蓓的新婚。我要感谢内子王蓓的支持与鼓励,以及她在校稿方面的巨大帮助。在这里要感谢我的合作者燕山大学的陈晓霞、罗婷老师——她们的投入与热情极大地鼓舞着我。同样应当感谢的是燕山大学的张倩,因为张女士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多有参与,并且表现出了非凡的

文学天赋和团队合作的精神。河北大学外语学院的路玮老师在文献上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鼓励,亦让译者感激。

原文大量引用了西方诗人、学者的作品,但凡能够找到现成的汉语权威译本的,译者都忠实地照抄下来;同时还有很多作品,目前尚未被汉语读者注意,更没有现成的汉译本,译者都谨慎地尝试了翻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尽力去求信、达、雅,但鉴于译者水平有限,才学浅薄,难免有失误和不当之处;再加上诗歌文体的特殊性,更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敬请方家读者指正,译者洗耳恭听,虚心学习。

感谢北大出版社的游冠辉和王立刚两位编辑在翻译过程中对我的耐心和鼓励。

第一章

新耶路撒冷城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启示录 21:2)。《圣经》中最后一卷书的这节经文展示了天堂的异象(增译),而这异象不断地激励着基督徒们对天堂丰富的想象。谈论天堂实际上是在肯定人类见到上帝这一梦想某天终能实现——也就是说我们最终能够看到基督教所宣扬的人类所能见到的最奇妙的一幕。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大卫王(圣经)请求上帝给他特权,使他能一生一世瞻仰“上帝的荣美”(诗篇 63:6)——即在今生的痛苦混沌中能以瞥见上帝之面。我们在今生只能模糊不清地窥见上帝,然而正如保罗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中所说的,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哥林多前书 13:12)。

与上帝“面对面”进入天堂。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由人类存在的参数所定义的人类视野限制了我们所能看见的,而且对于那些尚未看见的事物,这些参数并没有给出任何定义。由于被囚禁在人类历史和必死的命运之中,人类迫切地想知道极限的外面是什么,从而不得不在挑战极限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我们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瞥见另一个世界么?究竟存在不存在另一个维度是我们现在所不知道,但终有一天我们得以看见、甚至得以进

入其中的呢？

形象与基督教信仰

我们都注意到人类有思考的能力。我们更注意到人类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就是想象(圣非西奥)。我们对于宇宙、上帝和对于人类自己的理解都是由形象(圣非西奥)控制的,而不是概念(精非西奥)。基督教中天堂这一概念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概念从根本起源上来自于想象,并且要求必须具有丰富的想像力方可在天堂与现实之间斡旋。东正教(韵非西奥)强调圣像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原因正是如此。如果理解正确并且使用得当的话,这些圣像可以作为“通向天堂的窗户”。人类对于天堂的感知就是被一系列强有力的形象所掌控和激发的,而这些形象中最重要的就是圣城(葬非西奥)和乐园(葬非西奥)。

当人类试着用语言去描述上帝的时候,就发现语言是如此的有限。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和形象被借用并被赋予新的用途以捕捉和保留对上帝本性的认识。对于上帝的本性和人类的本性,基督徒形成了一种见解——假如这种见解是正确的话——即人类无法测透上帝全部的奥秘。那么人类究竟能否梦想着去认知一种原本就超越其驾驭能力的事物呢？

有这样一个故事: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古代北非希波城(匀非西奥)的大主教圣奥古斯丁(粤非西奥)以“三位一体”(裁非西奥)奥秘为主题的长篇巨论而著名。“三位一体”是基督教对

于上帝丰富的本性特征的独特理解。在写作这部论著的过程中，圣奥古斯丁在北非的地中海沿岸踱步沉思——这里距离著名的迦太基大城（~~摩司附城~~）~~迦太基~~不远。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一个神学家试图要把上帝的伟大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语言和意象都受到极大的挑战，智力枯竭。在沙滩上散步的时候，圣奥古斯丁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尽力地用他的小手将海水捧到他事先在沙滩上挖好的一个坑里。对此他感到迷惑不解，于是就一直在注视着小男孩不断地重复他的动作。

终于，忍不住好奇，他问那个男孩在干什么。男孩的回答更是让他一团迷雾。这个小孩儿正在努力将大海倒空到他挖好的那个小坑里。圣奥古斯丁不屑一顾：这么一个小坑怎么可能容得下如此浩瀚的大洋呢？小男孩的回答同样的不屑一顾：那么，圣奥古斯丁又怎能期望用一本书的寥寥数语来穷尽上帝的伟大奇妙呢？

这个故事阐明了基督教神学和灵性的一个中心主题：在认知上帝的事情上，人类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我们对上帝的认知程度是和我们的认知能力有关的。从圣奥古斯丁时代到加尔文时代的作家都主张：上帝完全知道人类本性的局限性——人类本身毕竟是受造之物。这些作家认为，上帝知道我们的局限，所以不仅向我们启示了真理，还成了人类的样式，甘愿来到人类的世界，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我们周围为我们所熟悉的形象都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上帝本性和意图的窗口。耶稣所讲的比喻往往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例子：日常小事（田间撒种），或者一个敏锐的观察（妇女找到丢失的钱币时的欣喜之情）都引导人们进入更深的属灵真理（~~泽耶耶~~ ~~圣经~~ ~~解释~~）。妇女找到丢失的钱币时满怀欣喜，而这象征了当丧失

的人类回到温柔的造物主和救赎主的怀抱时上帝所怀的欣喜之情。但这绝不是随意的附着和联想,这在基督徒看来乃是上帝所赐的。

在《旧约》里,上帝的形象得到很好的彰显;在《新约》里,这一形象更是被扩展并且被赋予了更大的影响力。牛津学者及神学家奥斯丁·法雷尔(St. Augustine)指出:基督教象征着“形象的复兴”——形象对于持守基督徒生活至关重要,基督教会也从以色列民族继承了众多宗教形象。把上帝比作“王”,“牧者”或是“母亲”,事实上是在借用丰富的《圣经》传统,该传统赋予人们如此称呼上帝之权利,而关于这种传统的想象又在人类沉思和内省过程中充斥着人的思维和想象。这些类比源自古代近东世界平凡的日常体验,然而这些类比却又能够指出一个比他们以及他们所处的世界更为伟大的现实存在。

基督徒作家总是很欣赏这些形象的重要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形象能够激起人类的理性和想像力。浪漫主义或许是唯一一个将想象能力作为一种属灵分辨能力(St. Augustine)而加以着重强调的流派,而由于对想像力的强调,浪漫主义更强调想像力在宗教中的重要性。“异象或是想象是对永恒存在的表征,真实而又不可改变”(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浪漫主义者认为,理性把人类牢牢地拴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中,而想象则把人类从物质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能洞察超然的属灵真理。“理性是真理的自然器官,而想象则是意义的自然器官”(悦纳·坎特,John Keats)。浪漫主义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对想像力的特别强调,这些认识已经滋养了历代基督徒的神学和灵性。

天堂或许是基督徒概念当中通过形象表达出来的最佳例子。

“想象中的天堂”并不是指天堂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是不顾现实世界的残酷而故意虚构的,而是运用上帝所赐予人类的特定能力对神圣的现实进行塑造,并且以人类的心灵图景来进行表述。这些心灵图景是在《圣经》记载与人类思考之间的中和产物。我们能够存留住我们所创造的心灵图景,并且期盼有朝一日我们能够真实地进入这一伟大现实;这样的期盼能够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悦。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原名马可·波罗)从忽必烈的朝廷回到意大利以后,通过邀请他的听众去想象一个他们从未去过的世界来描述当时中国的伟大,他通过这种描述部分地再现了一个神奇之地。未知的事物可以通过与已知的事物进行比较而被理解——这就是类比的方法。

《圣经》作者按照某些属世的空间想象了天堂——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同时也邀请读者们一同来描绘天堂——他们所运用的属世空间具有某些独特的性质,从而能够揭示天堂本身的特有属性。其中有三个形象是至关重要的:王国,圣城和乐园。每一个类比都从某个方面塑造了他们所指向的伟大现实,虽然这些塑造并不健全。但是类比充其量也只是对其类比对象的不完全描述,只能勾勒出整体的一部分而已。并且他们本身存在一种倒塌的可能,如果人们将类比原本的含义过分夸大,则会起到误导作用。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形象看作是不能削减的空间或地理概念,然后得出结论说天堂就是一个地方或地区,那么,这些形象就的确是在误导我们了。空间的类比并不是在暗示天堂是一个特定的有形的地点,同样地,对上帝的社会性类比,例如称上帝为“父亲”或是“王”,也不是在暗示上帝是个有形的人。

为了探索基督教对于天堂的理解,我们很有必要来了解一些具有关键作用的形象。我们就从最熟悉的一个形象开始:天堂作为一个圣城的形象——更具体地说,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旧约》中的许多部分都回荡着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赞美,坚固城墙里面的耶路撒冷不仅被看作是上帝眷顾与同在的有形实体,也预示着救主降临愿望的实现。对此,《新约》的描述稍有不同,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启示录)里记载的“上帝之城”(上帝之城)。约翰的记载告诉我们,基督教所有盼望的实现都以新耶路撒冷为中心,在这个“上帝之城”里,复活的耶稣是得胜的统治者。这一形象激励了许多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认为,“上帝之城”(上帝之城)和“世界之城”(世界之城)之间的冲突要求基督徒采取负责的政治和社会行动。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加尔文)将日内瓦城看作是一个能将上帝国的核心价值观实现在地上的理想的基督教共和国。早期的清教徒在马萨诸塞湾(马萨诸塞湾)地区定居后,在山上找到了《圣经》中所描述的圣城的形象。于是波士顿就成了美国的日内瓦城,即上帝之城,它那大而有力的洁净之光吸引了所有的来客。

那么,天堂和耶路撒冷城之间的联想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旧约》中的耶路撒冷城

要知道一座城何以能够代表天堂的形象,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古

代的人们不仅仅把一座城看作是街道和建筑的集合。一座城能够提供安全,它的大门和城墙能保护人们防御外敌,无论是意欲劫掠的凶猛动物,还是入侵的军队。古代以色列人的祷告中非常重要的事项之一就是耶路撒冷城的城墙没有破口,“没有人闯进来抢夺”(诗篇 124:1-6)。城内人们的安全依赖于城墙、塔楼和大门的完整坚固。

但是一座城又不仅仅是一个提供安全的地方。在古代,“城”代表一个社区的人们,这些人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居住的一些建筑物,而是由于有共同的出生地,共同的利害关系而联系在一起。希腊城总是在战乱时被摧毁,在其他地方又得到重建。一座城的核心身份——代代相传的东西——不是在有形建筑上,而是在它的市民身上。城市被理解为内聚的共同实体,而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它有一整套特定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反过来,一座城市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又影响并决定着其居民的信仰和价值观念。

苑

但对于以色列来说,对于城的理解还有第三个角度,这一角度也同样重要。一座城还是一个定居点。以色列民族一度是个游牧民族,在西奈(杂音)旷野漂流了 40 年,最终定居下来。漂流期结束了,而在固定的地区定居的时期开始了。

在《旧约》中,有一座城,它的重要性胜过其它所有的城,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圣城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的兴起与大卫有直接关系,他决定在这个古老的犹大城建立他的宝座并且将上帝的约柜(耶路撒冷)停放在此。这些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举动使得耶路撒冷城被看作是上帝所拣选之居所,“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列王纪上 8:10-11)。那些长途跋涉的朝圣者们非

常确信上帝就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坚固城墙内(诗篇 怨苑, 苑源
苑缘苑)。

以色列这种对耶路撒冷城高度理想化的观点却因为先知的预言而黯淡,预言坚持认为城内的罪及腐败将导致耶路撒冷城失去它的独特地位。在公元前 缘苑年,耶路撒冷城被亚述人围攻,最终人民被掳,圣殿被毁。无论是对于该城的社会及政治历史,还是对于人们的盼望和信仰而言,这无疑都是一个毁灭性的灾难。耶路撒冷城已经失去了它在上帝眼中的特殊地位了么?先知以西结(藉 苑苑)看到异象:“上帝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圣殿。它还会回来么?正是在这种绝望的背景下,关于新耶路撒冷城的预言性的异象开始成型了。一个新的上帝之城将会兴起,上帝的宝座会建立在其中,“上帝的荣耀”也会再次降临并住在其中。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被亚述人毁掉的殿(哈该书 苑怨)。

最初,有关新耶路撒冷城的预言性异象被理解为是将来在地上的一座城——一个得以重建的水泥砖瓦之城,是人们被掳巴比伦后重返故土在旧城废墟上再度兴建的。《旧约》的《尼希米记》(藉 苑苑)和《以斯拉记》(藉 苑苑)都在各自的记述中试图恢复耶路撒冷城昔日的荣耀,企盼上帝的荣光再度降临。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犹太人对于一个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城的盼望开始明确,这座城是一个位于将来的、在这个世界之外的一座城,它充满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宝座也设立在其中。它又充满了永恒的光芒,吸引着远方各处的人们来寻求它所提供的庇佑与安息。

以色列民族对于未来的盼望,曾经一度以地上的耶路撒冷城和圣殿为中心。现在则在重心上经历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耶路

撒冷城的不幸历史使得许多人开始寻求一个将来的天上之城，这座天上之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地上之城所预表（~~预表~~）。这一转变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而在公元 70 年，即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反抗罗马军队占领的斗争以后，这一倾向更加明显。公元 70 年，罗马皇帝提图斯（~~提图斯~~）在残忍的镇压这次反抗以后，拆毁了耶路撒冷城的圣殿，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仍然矗立〔例如西边的“哭墙”（~~哭墙~~），现在仍是犹太人祷告的地方〕。随着犹太人对地上之城盼望的破灭，仿佛天上之城的盼望就不可避免地替代了旧耶路撒冷。如今，“新耶路撒冷城”指的不是重建原来的大卫之城，而是对于一个超乎历史的将来的盼望。虽然地上的耶路撒冷城对于一些《新约》作者来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圣经》却是以天上耶路撒冷城的异象而结束的。

怨

《新约》中的耶路撒冷城

几个世纪以来，“新耶路撒冷城”的形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基督教的文学和艺术。这一形象首先起源于圣约翰的《启示录》，也就是基督教《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这一形象已经有力地渗透到了基督教的赞美诗和神学思想当中，基督教会思想体系当中或许没有比对天堂的思想更清晰的了。在这里，天堂的慰藉和地上生活的折磨、悲伤及痛苦形成鲜明的对比。根据传统的观点，《启示录》——在一些基督教团体中也被称为“天启”（~~天启~~）——反映了在罗马皇帝图密善（~~图密善~~）统治的晚年时期基